

绽放的雪绒花

冯成/文

三尺讲台育桃李,一生秉烛铸师魂。我在家乡的语文课堂上耕耘了三十三年,春风化雨间,也将“师者仁心”的种子播进了女儿的心田。

2000年春,她如一株嫩芽破土。2018年盛夏,高中毕业的她循着我的足迹,毅然填报师范专业,誓将青春奉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。2022年,从西藏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毕业的她,奔赴川渝疆三地教师招考,终是新疆的岗位向她伸出了橄榄枝。

“独女远走三千里,为人父母怎忍心?”妻子的话语里满是不舍,却仍劝我鼓励女儿前行。我心中千般牵挂、万般不忍,那片在我固有印象里偏僻、荒凉的土地,要容下我捧在手心里的姑

娘。可当我试探着开口,女儿眼中的坚定却撞碎了我的犹豫:“到哪里都是为祖国育桃李,艰苦之地更需有人扎根。等我安稳了,咱们全家迁往新疆,退休后再归故里。”她的话语,如清泉洗去我心头的阴霾,也让我读懂了新时代青年的担当。

送她去江北机场的那天,秋阳正好,却暖不透我心头的寒凉。看着她单薄的身影消失在登机口,我忽然懂得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的怅惘,重庆与新疆,从此便被一份牵挂紧紧相连,跨越三千多公里的山川湖海。

转眼三载,国庆长假如期而至,妻子日夜念叨女儿,我便决定赴铁门关探望。应妻子所求,我们乘火车西行,四十余个小时的车程,漫漫长路却满是期盼,竟

无半分倦意。当火车停靠格尔木站,我与妻子走下站台,漫天黄沙漫卷而来,遮蔽了天空,与重庆常年的风和日丽判若两境。“长安不见使人愁”,此刻我心中的愁绪,皆为女儿的境遇牵绊——她那白皙的皮肤,怎能禁得住这般风沙洗礼?我甚至开始懊悔三年前的默许,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决定。

正当我心绪沉郁之际,一片洁白的絮状物随风飘至眼前,轻盈起舞,伸手一揽,便落在了掌心。中秋时节,怎会有蒲公英?我满心疑惑,查阅资料后方知,这是火绒草的花絮,又名雪绒花。每至种子成熟,它便借着风力,让花絮携籽漫天飞舞,在贫瘠的西北大地扎根、繁衍,以坚韧的生命力,在绝境中绽放生机。

望着漫天飞舞的雪绒花,我忽然热泪盈眶。这不正是一代又一代援疆人的写照吗?从解放初期的开拓者,到如今的建设者,他们如雪绒花一般,告别故土,奔赴西北,在戈壁荒漠中扎根,在艰苦环境中坚守。我的女儿,正是这千万援疆人中的一员,她带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,在遥远的新疆讲台上传授知识,用青春与热血浇灌着边疆的花朵。

曾以为新疆是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荒凉,如今方知,这里有“大漠孤烟直”的壮阔,更有援疆人薪火相传的坚守。雪绒花在风沙中扎根,援疆人在奉献中坚守,他们以坚韧为骨,以热爱为魂,在西北大地书写着动人的篇章。

从格尔木到铁门关,漫天雪绒花一路相伴。见到女儿时,她的脸颊虽添了几分风霜,眼中却满是光彩。她笑着给我讲述课堂上的故事,讲述学生们的可爱,讲述边疆的变化。那一刻,我心中的疑虑与牵挂烟消云散,只剩骄傲与敬佩。

返程的飞机上,我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,心中的雪绒花愈发清晰。它是火绒草的坚韧,是援疆人的坚守,是女儿的担当,更是千万人心中永不凋零的信仰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援疆人如雪绒花般,扎根贫瘠,奉献一生,用坚守与热爱,让西北大地绽放出最美的光彩。而那朵心中的雪绒花,也将永远在我心头绽放,见证着奉献的力量,传承着坚守的精神。

听风的雪

彭克斌/文

雪是昨夜开始下的。凌晨加完班,走出机关大院,我便撞进了一片白雪皑皑的静默里。路灯昏沉,发黄的光晕下,雪片不是飘的,是直直地、密密地砸下来,像天上有个人不耐烦地倾倒着廉价的塑料碎末。风贴着地面窜,卷起刚落的雪,刀子一般刮过脸颊。

这中年人眼睛里的雪,再也没有了浪漫与童话,只觉得这带风干燥的冷,扑入鼻腔,直击骨头。

可我的双脚,却像被什么牵引着,没有走向地下车库,反而深一脚浅一脚,拐进了那条即将被拆迁的、通往河边的小巷。雪在脚下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闷响,那声音钝钝的,和我记忆里的清脆全然不同。记忆里的声音,要明亮,欢快得多。

十一岁那年寒假,一个大雪初霁的清晨,天地被擦洗得晃眼,我和同住院子里的堂兄聚德哥,裹成两个圆滚滚的小棉球,跑向了村子旁边的河滩。那个时候的雪,是蓬松的、温驯的。

我们扑上去,印两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形,冰凉的雪沫钻进脖领,激起的却是一串清脆的笑声。聚德哥手巧,我俩蹲在河边的沙滩上,挑起最洁净的新雪,不紧不慢地堆着。那分明不是谁,是小心翼翼的“青”,把雪一层层地拍实,塑出身子,安上圆圆的头。再放上两颗煤球当眼睛,一块红布做成咧开的嘴。最后,聚德哥把自己旧了的花格子围巾解下,认真地围在雪人的脖子上。

“它会冷吗?”我问。聚德哥想了想,把围巾又系紧了些:“它有我们呢。我们看着它,它就不冷。”

我们真的就看着它,在寒风中站了许久。看阳光给它镶上毛茸茸的金边,看它沉默而忠诚地望着我俩“笑”。直到炊烟裹着母亲的呼唤飘来,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。那时的雪,是眼里纯粹的光,是嘴里清甜的凉,是手里捏成团、掷向伙伴也不会疼的柔软。

它那么小,那么简陋,大约是哪个匆匆路过的孩子随手堆的。身子不对称,五官是用小石子胡乱点的,没有围巾,没有帽

子,在风中显得孤零零的。可是,就在它那用两根枯枝勉强充当的手臂上,却有被人仔细地、一层一层地缠绕上的金黄色草叶,像是穿了一件笨拙又认真的蓑衣。

我愣住了。风穿过枯草的缝隙,发出细微的、呜呜的声响,仿佛不是刮在脸上,而是吹进了心里某个尘封的角落。我忽然想起聚德哥的那句话:“它有我们呢。我们看着它,它就不冷。”

那一刻,我忽然听懂了风的声音。它千百年来吹拂着落雪,从未改变,改变的是我倾听的耳朵。年少时,我用整个身心去听,听见的是雪落的静谧,是伙伴们的欢声笑语,是大自然在耳边的低吟浅唱。成年后,我用功利与焦虑的心去听,听见的便只有风的凛冽、雪的寒冷和现实生活刀刃呼啸。

不是雪变了,是看雪的心,蒙了太厚的灰尘。我们与自然,从血脉相连的共舞,变成了冷漠的利用与防备。我们抱怨风冷雪寒,可谁曾想过,是我们先背

过身,熄灭了心头那团能与冰雪对话的火?

我慢慢地蹲下身,学着记忆中聚德哥堆雪人的样子,捧起一杯干净的雪,轻轻地拍在那个小“蓑衣”雪人有些残缺的背上。

雪,凉意沁人,可掌心却慢慢聚起一丝奇异的温暖。我不再觉得风如刀割。尽管它依然是冷的,但这冷里,我似乎能分辨出天空的辽远,河水的律动,和一个孩童赋予这堆雪的纯洁以及对天真的呵护。

如果我也能给这风、这雪,一个同样天真而温暖的“注视”呢?

我缓缓地站起身,极目远眺。雪,还在不停地下;风,还在使劲地吹。但我知道,有些东西不同了,那个系着花格子围巾的雪人,和眼前这个披着金色草衣的雪人,隔着漫长的时光隧道,在风雪中呢喃、低语,轻轻重合。

听风的雪,听的何尝不是风?是穿过风雪而来的,我们自己最初的心跳,是人与自然之间,那根从未真正断绝的、温暖脉带的脉动。当我们的心变得足够柔软,能再次为一个雪人系上围巾,风,便不再是刮脸的冷刃,而是天地之间,一首宏大壮丽而温暖的诗篇。

父亲的木箱

曹立中/文

米柜在厨房,书柜在书房,这两个柜子占据着我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角落。日复一日,我掀开米柜的盖子,量米、淘洗,灶上便升腾起温热的水汽。那米柜里盛着的,是一家人的一日三餐,是实实在在的日子。书柜则静立在另一隅,隔着一段距离,却同样与我朝夕相对。作为一个教书人,也作为一个读书人,它的存在,是一种无声的提醒,告诉我精神的世界同样需要粮食,而且一日不可或缺。

我的这个习惯,源于父亲。小时候,家境贫寒,父亲凭着一点粗糙的木工手艺,叮叮当当地敲打出了两个小木箱。一个放在厨房的墙角,当成了米柜;另一个,则放在了里屋的炕头,权当书柜。它们简陋,甚至有些歪斜,却是我们家里关于温饱与希望的象征。

父亲极其爱惜粮食。每次买米回来,他将米袋口对准米柜,小心地倾倒。偶尔有几粒米跳出角落,散落在地上,他必定立刻蹲下身,用那双布满粗茧的手,极其轻柔地将它们拢到一处,再一粒一粒地拾起,仔细吹去沾上的浮尘,才郑重地放回柜中。那神情,不像在收拾洒落的米粒,倒像在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。那一家子人赖以生存的底气,就都在这个小小的木箱里了。

那时的饭食简单,玉米面、白菜、萝卜是主旋律,吃得我至今见了玉米食品,肠胃还会隐隐地抗议。能吃上一顿纯粹的白米饭,便是无上的幸福。也正因如此,父亲对米柜的守护,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。

而在精神食粮同样匮乏的年月,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却从未松懈。他自己不识几个字,却固执地相信书本里有更好的前程。他给我们买来许多小人书,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少年文艺》,一摞一摞地塞给我们,没事就命令我们“看

去”。他自己则默默地蹲在屋角,点上一支廉价的莫合烟,一口一口地抽。烟雾缭绕里,他不说话,但那不时传来的两声咳嗽,分明是悬在我们头顶的鞭子,提醒我们收敛心思,不得懈怠。等我们看完了,他又会督促我们把散乱的书册整理齐整,一本不漏地收进那个当年作书柜的木箱里。他曾说:“东西不值钱,但不能丢。”在生活中,父亲节俭得近乎吝啬,但在买书这件事上,他从未皱过眉头。

后来,我们兄妹几人相继考学,离开了家。厨房的米柜依旧履行着它的职责,而里屋那个书柜里的人小书和旧课本,却成了父亲排遣思念的寄托。经常听邻居阿姨说,父亲想我们了,就会把那些书搬出来,一本本地翻平卷角的书页,擦去积落的灰尘。遇到撕破的地方,他会找出胶水,戴上老花镜,极耐心地粘补平整。在那些寂静的午后,摩挲着这些纸张,或许就如同握住了远方儿女的手,能让他感到一丝心安。

我成家后,做了老师,买的书越来越多。后来,屋子里再也堆不下了,我便请了木匠,将书房的一面墙整个打成了顶天立地的书柜。家人的书,孩子的绘本,我的专业书籍,都分门别类地安置进去,整齐,气派,找起来也方便。书柜充实起来,仿佛一种精神上的米柜,也再不会为饥饿而发愁。

如今,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。他亲手做的那两个简陋木箱,早已在岁月的流转中不知去向。但我每日从米柜中取米,在书柜前驻足,都会想起父亲。是他,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贫瘠的年代,用两个最粗糙的木箱,为我区分了两种粮食,并教会我,对二者都须怀有珍重之心。我今日笔下流淌出的每一个字,根源都在那里。感谢父亲,不止于养育,更在于引导。



家山飞泉

杨铭绘

外婆的“勤俭魔法”

晴天/文

在悠悠中华的历史长河中,“德”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熠熠生辉,照亮着中华儿女前行的道路。

“德不孤,必有邻”,老师常常这样教导我们。这就让我想到了外婆,她就是将中华传统美德践行得淋漓尽致的人。

外婆的生活,就像是一首质朴的田园诗,字里行间都写满了勤俭持家。她的家中,有一方小小的天地,那里堆满了她的“宝贝”——一些被旁人视作无用之物的旧物件。

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,我瞧见外婆坐在那堆旧物中间,神情专一。她手中拿着一件旧衣服,那衣服已被岁月摩挲得褪去了昔日的色彩,袖口处还破了一个小小的洞。我劝外婆丢掉,外婆笑着说:“孩子,这旧衣补补,又是一件好物,莫要轻易丢掉。”只见,外婆拿出针线盒,穿针引线,灵活得如同春日里翩翩起舞的蝴蝶。不一会儿,那破洞之处竟化作了一朵娇艳的小花,绽放在衣裳之上,让原本破旧的衣服再次焕发新的色彩。

还有一回,家中的角落里丢弃着几个旧玻璃瓶,早已布满灰尘。我原以为它们会被扫进垃圾桶,成为被遗忘的废品。可外婆却不这么想,她将玻璃瓶洗净,用五彩的丝线缠绕瓶身,再插上几枝从院子里采来的鲜花。刹那间,那些原本黯淡无光的玻璃瓶,仿佛被施了魔法,摇身一变成为了精美的花瓶,也为客厅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亮色。

外婆的厨房也充满了她勤俭持家的智慧。洗菜的水,她会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,用来浇灌院子里的蔬菜。而吃剩的果皮核,外婆也不会浪费,她会将它们埋在菜地里,化作滋养土地的肥料。外婆的一举一动,就像无声的教育,让我渐渐懂得,生活中的点滴资源,都值得我们珍惜。

外婆用她的一生诠释着勤俭持家的美德。她就像一盏明灯,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散发着温暖而柔和的光。在外婆的影响下,我也开始学会珍惜每一样东西。我不再随意丢弃文具,会把用过的本子反面当草稿纸;吃饭时也会尽量把饭菜吃完,不浪费一粒粮食。我知道,这些都是外婆传给我的宝贵财富。

我们应当传承好外婆的这份美德,不被虚荣与浪费的洪流所裹挟,让勤俭持家的美德在我们家代代相传,成为永远的精神财富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都能坚守这份质朴与真诚,用美德编织家庭绚丽的未来画卷。

把光种在岳龙芳的足印里

石静/文

洗脚盆刚绑上轮胎
岳龙芳的足印就长出菜骨
一桨劈开龙溪河的雾
再一桨,划开土地上
贫困结的痂

风掐灭过三回灯芯
没掐灭那双插瓜秧的手
石缝里抠出绿,荒岛就甜了
“公司+农户”的墨
从桂花岛流出去
漫过高速公路的白
漫进超市货架暖烘烘的光里

古稀的脚总往泥里钻
足印是认家的候鸟
每一步都踩着乡亲攥紧的热望
她站在霜土与春苗中间
把自己站成摆渡的桩
晨露漫过裤脚时
光正顺着脊梁往上爬

岁月的褶皱里
藏着作物拔节的脆响
龙溪河记得所有足印的纹路
记得轮胎搅起的浪
裹着怎样的光

如今柑橘压弯枝桠
光坐在橙黄的果上,晃了晃
像她耄耋的脚步
却有一长串足印
在身后铺开
漫成更长的光——
那是生命
带光的模样

这光从桂花岛出发
往千万个乡村的黎明走
一寸寸,往上长
成长为时代里
最鲜活的,希望的形状

咏梅

韩世雄/文

(一)
骚吟无尽热门庭,瘦影群芳总不争。
一枝香透漫天雪,报与春兰王气生。
(二)
寒出淡黄香出魂,天生傲骨入凡尘。
人皆争爱枝头色,一剪高堂拜素身。
(三)
千树万花让嫩黄,小园疏影傲严霜。
近梅独美存风骨,非是凌寒一点香。

诗情整江